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二十三回 曠女新婚初識味 藩王續娶舊知音

調倚〔巫山一段雲〕詞曰：初識風流味，才開雲雨開。曠懷從此暢綿綿，何用再修仙。好事何其盛，來新為舊捐。忽社友續徽弦，名分開開淵。

話說無礙子又對瑤華道：「現在各人所住房屋，也須掂掇著，將各局這進房子與這四個小廝做庫房、局房，兩邊側屋與白於玉等八對夫妻作房，大樓下兩邊廂房作局房。這進寢宮你住東房，我同梅影暫住西房，俟你吉期，我同她移在花園內大樓下住。今趙宜夫婦搬入照應，寢宮門外，另要造一個垂花門，以符體制。另於箭道演武廳後，蓋造樓房五大間，暫為駙馬府。宮內職事，照前名目，即將成房的人撥入料理。其庫藏及總理約束一切情事，改給四小廝經營。王爺回莊，仍在尚書房居住，兩邊側廂留為承值的這班宮女歇宿。」瑤華道：「既造駙馬府，亦應撥成房的人在內成值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可將鄒桂娃等八名，俟其匹配後，撥入承值也可，我都代你分派好了，你只照單吩咐長史們緊緊辦理，免得擠在一時。」瑤華一一聽命。膳畢各就安寢。

當晚，無礙子就把梅影喚去房中住宿。瑤華同梅影寢處已久，忽然離開，甚覺不捨，又不將他匹配，且說別有用處，也不知是何用，又不便細問，心上好生納悶，整整的半夜不曾睡熟。

再說無礙子把梅影喚令在房歇宿，悄悄地對他說道：「我不把你匹配者，我有意思，先與你說明，免你心焦。公主這出月就招駙馬，她的事多，俟合巹後，即須出門游道。幸而你的面龐與他一樣，我的意思要把你與瑤華暗中替換，待他出門後，你就襲了她的銜名，做個嬌貴的人，她也有托，你也受用。俟瑤華功成之後，少不得與你一個歸結。」梅影心地靈巧，有甚不明白，便道：「師父慈悲，能夠使婢子有個結果，就是莫大之恩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但此事不可洩漏，若被駙馬看出，就阻了瑤華的行徑了。」梅影理會，遂各寢息。到第二日清晨，就與梅影開了臉，以為掉換地步。

忽汴梁有信寄與無礙子，瑤華接著，看信面上寫著：「順承元妙仙師開拆。」瑤華親自送到無礙子這邊來，無礙子一看笑道：「這有甚稀奇。」遂即拆看，乃是福王告知，周皇親家已奏明皇上聘訂成禮，禮物已收在汴梁。擇十一月二十四日尚婚，已奉旨允准，所有親禮一切事宜，因妃病重，未能來莊，務望仙師代為料理，云云。無礙子道：「有了日子就容易預備。」一面趕著長史們先匹配下邊的一班人。不數日間，俱各齊備。到了二十日的日子，好不熱鬧，走來碰去，無非都是新人，直鬧到天亮才完結。第二晚叫瑤華進房，悄悄地囑咐道：「我前次叫你不要在京師成婚者，是為你緊要事，所以叮嚀再三。今事已切近，不可耽擱。你那個劍丸，我已替你煉有根基了，趁你未到婚期，還是童身，要你自家守三個庚夜，才算是你的物件，若我煉了，仍舊算我的，與你毫不相干。明日是個庚日，你今晚就齋戒沐浴，我再授你口訣，煉過三庚日後，更為容易。」瑤華遵命，當即就沐浴持齋。無礙子將口訣盡行傳授，瑤華熟習之後，無礙子取出兩個鐵丸，放在瑤華口內銜著，一同打坐，謂之守庚。一夜之間，似夢非夢，經歷多少塵凡間煩瑣之事。隔了十日又值二庚，仍然隨著無礙子一同打坐。這夜裡，夢中又歷多少鬼怪險惡之事。又隔了十日，已值三庚之期了，照前打坐。這回夢寐之間所見皆鸞鶴飛翔，仙山矗立，往來男女都不是凡間人物，意義間甚得其趣，似乎不即夢醒才好。轉眼之間，天已大亮。無礙子道：「這三庚幸喜你夙根深厚，才不勞動就過了。若根子淺薄，好不難哩。」瑤華心上亦甚歡喜。外間結婚之事都已料理，宜先兩日祭掃韓夫人墳墓，一面繕表奏聞，到得吉日，駙馬到門，先行君臣禮，然後行夫婦禮，以下禮節皆如常儀，不用細述。

單表那周君佐，本是勳戚子弟，年紀止長瑤華兩歲，其實風月場中久已歷練，這回得遂中心，到那同床時，豈肯輕過，有一首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你是深宮佳麗，我為浪子頑皮。天生玉杵久稱奇，玉白休嫌粗糲。

那顧初經開關，咨情直透樊籬。便教嚼齒淚文頤，到底不容規避。再表這瑤華，居常本不脫前生的狐性，所以得守元貞者，皆因身分貴高，抑且防閒甚嚴，故不能咨意亂為，勉為強制。今值新婚，自然急須嘗識滋味，豈知好味在後，這個晚上卻狠有些不自在，你道為何？也有一首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悔煞初婚婚媾，容他新試風流。鑿經人柄苦相投，此際好生難受。

一任攢眉強忍，絕無憐情溫柔。再三求免不容求，更進靈犀馳驟。

兩人一覺睡醒，乃是日影橫窗，急急起身梳洗。規矩新婚三日後才出房門。如皇家制度，駙馬尚公主者，要謝恩三日後才行廟告禮。一回兒駙馬入房謝恩就出去了，須得公主傳宣才許進宮，不然宮門太監都要攔阻的。

這晚，趙長史之妻王氏問瑤華道：「天已不早，可令宣駙馬進宮罷。」見瑤華不響，遂令傳進。這周君佐與福王無二，也不會溫存，也不會熱鬧，進房來只知央求早寢而已。

話休絮煩，轉眼間已過三朝，這一晚無礙子使人喚瑤華到花園大樓下來，令將廂房門栓閉，遂對瑤華道：「我所不把梅影匹配者，皆為你將來功行的事。你已結縭三日，今晚可換梅影過去代你。我有緊要的事教導你知道。你可把衣服與梅影掉轉，令其先去，你就在我這裡歇宿，俟得了意義，再行掉回。」瑤華不敢違拗，即時把衣服換了，即令梅影過去，臨行囑咐道：「自今以後，時常掉換，切不可婢女自居，致啟周君佐疑竇。」梅影紅著臉兒走過去了。無礙子仍令瑤華將廂房栓閉，遂與瑤華道：「男女交媾之事，你已嘗著滋味了，大概不過如是。但你要修煉成功飛劍，不能如尋常女子暢其所欲，若將陰精盡泄，豈能得成大道。趁你如今尚未縱欲，故先把保守元陰之法教導你。大凡男女淫欲之暢快，各有各體，如男子則先泄精，而後銷魂，其銷魂甘美之時，止不過頃刻。女身則不然，是先銷魂而後泄精，其暢快之時，數倍與男子。若不到至快至美之地，陰精可以不泄。凡男女清液，皆血氣所凝，加以膀胱相火一扇即化為精。女身以血氣為主，必須血氣通達，身子方得健旺，所以行經澀滯，便得疾病。修煉之家尤為緊要，故必先習運氣，氣行血道，血隨氣行，自無澀滯凝阻之患。行之悠久，能使癸水不漏，偷過子宮。但此段工夫，大非易易，欲得此功，須從保守元陰做起。你自後與人交媾，第一先要順著男子的進退為自己的呼吸，到那銷魂之時，必須持定心神，約莫有酸氣透於尻骨，即按定男子，勿使馳驟，稍舒膀胱之氣，其精液自不致凝聚。精液不凝，則元氣不損，此乃入手的秘訣也。呼吸之際，最難持定，最容易透入靈關耳。若要堅持，有一妙法，將恩愛二字置之度外，自無貪戀之意念矣，積久自然如意。其次再煉吞吐之法。」瑤華道：「照依師父所教呼吸之術，據弟子想來，也還容易，但不知吞吐之法有何秘訣？」無礙子道：「你既能心領神會，則吞吐亦不甚難。呼吸只用氣息，順著進退吞吐，卻又用運氣工夫了。當男子縱體突入之時，我先聚氣，運在兩胯之間，戶口雖張，不使長驅直入，要如口唇蝕物，漸次沒入，將抵花心，又須運氣，舐住陽具。被舐自然即退。俟其將出戶口，復又聚氣吸入。如此則彼之進退，猶如我之吞吐，陽氣薰騰，入我殼中矣。及至彼精欲來，我又聚氣吸之。雖養龜服藥者，亦難躲避。」

瑤華道：「何謂養龜服藥？」無礙子道：「男子陽具有上圭稜，俗語謂之龜頭。因其能如龜頭之伸縮也。將出精時，銷魂皆在上圭稜。如圭稜忍住，則精不易泄，故須用工修養，則可以通宵之戰，能御十女。服藥亦是此意，但藥則有效有無效，較之用功養龜者，不足道矣。」瑤華道：「如遇養龜者運氣可能制之否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此但能制服尋常濫淫之婦，如何克制運氣之人。惟有一等妖僧邪道，彼亦能運氣，專要彩陰補陽，切加防備。萬一把持不得定，不但不能保我之元氣，且恐被其取去，則我全功盡棄矣。」瑤華道：「可有秘訣解之否？」

無礙子道：「法子雖有，恐難萬全。如彼初上身時，先用兩手按定其軟腰，或到急不能收科之際，用力按捺，彼即泄瀉。倘彼道行較高，必不令人按住其次只有柔能克剛，用嫵媚惑之。大要總在平日收斂精氣為主，你明晚與那浪子一試，才知其中元妙。」瑤華又問道：「弟子前回打獵時，收埋白骨的一段夙因，弟子切記在心，不敢啟問，如今要求師父一一指示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我到

忘了。」遂將雄狐一切情事，自頭至尾細細的講了一遍。又道：「你此番積的功德，也除去了一半，但未經身嘗，總不能消此罪孽。」瑤華道：「身居貴介之第，滿前皆是僕從，如何嘗得過來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我已代你計算在此，且待你呼吸吞吐的工夫得了，然後說與你知道。你從今晚起，不可坦然仰臥，也隨著我打坐，細細咀嚼前生一切事情，其中自有所得，斷斷不可違了此說。」瑤華領命，遂各下幃打坐。

單表瑤華坐在幃中，把無礙子所說一一理會，果然那靈氣貫通心上，就覺得有想像的影兒，自家也覺歡喜。自此瑤華的靈機一髮深進了。次日只在大樓下房中靜坐，到那晚之時，無礙子把梅影喚回，仍換瑤華，道：「去即宣周君佐進宮。」瑤華有意就從這晚起，習煉那呼吸工夫。周君佐一味蠢蠻，那知其中奧秘，不知不覺已過滿月了，此月中梅影亦常掉換。周家來接夫婦回莊，行歸寧禮。瑤華與周家姐妹熟悉慣的，一些不覺生疏。那周文鸞等周家好容易盼到滿月，知己備禮迎回，大家伸長脖子，在那裡盼望。

再說無礙子這邊，即時備了回禮，辦了人夫，令七個子女同薛比鳳、白於玉、黃金釧及兩太監跟隨，打發這夫婦兩口歸寧。瑤華同周君佐辭了無礙子，即時起行而去。到得周皇親家，已見周皇家率領合家眷屬，在城門口接進正廳，先行了君臣禮，然後謁廟，行子婦禮。少不得大排筵宴，請了諸親百眷來陪，准准鬧了三四日，把瑤華鬧得眼前頭暈，只推有病，仍舊移到花樓上住宿，以避熱鬧。日間只有周家姐妹陪奉，晚間周君佐來就榻。瑤華覺呼吸的工夫得了，又添上吞吐工夫，把個周君佐弄得骨瘦如柴，形容枯槁，時時躲避差徭。瑤華也不去宣召，由他自來自去。

有一晚在周文鸞處耽擱久了，婢女僕婦們俱已睡熟，瑤華獨自一個回到園中，忽聽假山後有索索之聲，回頭看時，像有個人竄入竹林裡去了。瑤華心上想道，這麼一個皇親家裡，難道有賊麼？遂把裙幅札起，趕入竹林中，見有個人蹲在地上不動，瑤華使個身法，突然縱去，一把衣領將那個人提到花樓前，往地下一摔，那個人跌上一交，蒙著臉兒不動。瑤華又把他抓起，在黑暗中看時，乃是一個白臉小伙兒，年紀還不上二十歲。瑤華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到此何干？你說得明白，我就放你出去，你若藏頭露尾，我就叫小廝們來，把你吊起，明日送到國丈那裡，活活把你敲死。」那小伙兒跪在地下叩頭，道：「求公主饒命，我方敢說。」瑤華道：「快說，我便饒你。」那小伙道：「小人是周府上隔壁的鄰佑，素常出入慣的，與二小姐、三小姐自幼一處遊戲。今承小姐們約我到她房中陪伴，不敢從大廳上走，故從花園內繞到她腳門邊進去。」瑤華道：「這腳門在那裡？」那小伙兒用手指道：「就在花廳卷棚之後，他已遣人在那裡等候。」瑤華道：「再沒有兩位小姐都要你陪伴的，究竟是二小姐呢，三小姐？」小伙兒道：「實在是三小姐，那二小姐另外有人。」瑤華心上付道：我又常不住在此，何苦揚人的惡處。遂道：「你說的話是真麼？」那小伙道：「公主面前那敢說謊，若不信可以押到腳門邊，問那等我的人就確實了。」瑤華笑笑道：「看三小姐面上，饒你去罷。」那小伙抱頭鼠竄而去。

瑤華回到樓上，素蘭聞覺，忙來伺候睡了。這瑤華並不睡倒，仍舊打坐，心上想道：文鸞業已招婿，聞知其婿巴急功名，只在京中逗留。她不耐孤曠，私下通人，已屬不情不理。至彩鸞還未出嫁，就肯與人私通，這還成個什麼家法。且這皇親年紀七十餘歲，房中偏有許多姬妾，看來亦難清淨，這個混水中如何久住得的，明日即須告回莊上，以免口舌。主意定了，次日即往周皇家處告辭。

周皇親誤會未造駙馬府，不敢固留，仍令周君佐雙雙回門，並令人京謝恩，遍謁妻黨。遂即起行，分作兩日行走，到了莊上，周君佐一徑進京去了。瑤華回莊，日與無礙子講究呼吸吞吐工夫，煉養精氣。無礙子聽瑤華所言，似已進益，遂道：「據你日常所言，已得其奧妙，但尚未精熟，急須重下靜養工夫，方得深入關鍵，非打坐不可。你如今不拘晝夜，須一心打坐為主。」

瑤華領命。忽見張其德從外持了一封信進來，回道：「令史傳報說：汴梁宮中妃娘娘瘋病甚為沉重，近日不省人事。長史寫信與他，教他稟知公主，應到汴梁看視，以全倫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我算你孝服臨身，此可應了。這封書想來也是王爺教寫的。」遂展開信來，果真是奉王爺寄知，遂道：「此一行斷不可少。」

你可吩咐他們收拾行裝，即速前去，以慰王爺記念。宮中料理喪務一事，你須耐煩習學。事完不可耽擱，稟明回莊，好辦自家緊要的事。」瑤華亦深為有理，遂傳素蘭等收拾衣飾。無礙子令周青黛傳知令史，備辦人夫，仍點蕉葉、荷香、素蘭、鬱李四個跟隨。又派周青黛同兩名太監、一名副史在路照應。

次日辭了無礙子，清晨就道，在路趨行，於第五日已到王府，先到福王宮裡請了安，說了些莊上的事情。周青黛又代無礙子請安，福王忙起身回問了無礙子的好。瑤華又問徐妃的病症，福王道：「據那邊管事的宮女來稟，看來也不濟事了，不過這幾天，你且去一看便知。」瑤華辭了，徑入寢宮，已見素蘭等在那裡安放行裝，遂坐下稍歇。只見宮中一班婦女、宮監都來請安，隨後長史、令史們傳進手板來請安，瑤華道：「有勞。」坐了一回，喚同素蘭、鬱李同住後樓，見徐妃與萼梅兩個，直挺挺的躺在炕上，兩眼斜視，有時還發喊驚叫，因嗓子啞了，喊不甚高。有時閉眼喘息，看來也不能久了。遂回到寢宮，囑咐長史，暗暗備辦妃娘娘的後事。一會見周君佐也到府來請安，並要請見。瑤華遂令進宮，大家通問了，遂問：「謝過了恩，為何不即回莊？」周君佐道：「因身子不爽，在這裡就醫，幸喜遇了個好大夫，這兩天覺身子大好了，還要吃補藥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可在此耽擱，日內恐妃娘娘有事故，免得再來。」周君佐答應了，就在府中外書房住下。

瑤華早晚都到福王宮中請安，問起徐妃病勢危篤，福王並不哀憐，反生歡喜。瑤華深以為非然，不敢出諸於口。過了四五日，這晚宮女來稟報：妃娘娘和萼梅先後嚙了氣了。瑤華忙去稟知福王，隨即舉哀發喪，外邊搭蓋喪棚，裡面趕著令陰陽生揀選日時，料理入殮之事，並報知徐妃母親知道。依時盛殮成服。瑤華雖已出嫁，因福王無子，只得暫代子職，仍是斬衰重服。周君佐服半子之服，連日開喪受弔。

瑤華這次慰勉喪務，而福王那裡只與長史商量續立王妃之事，遍處訪查絕色閨女，卻也不容易得。福王性本燥急，日與長史吵鬧。長史也急得沒法，挽人各處查訪。訪來訪去，才訪著開封趙知府有個女兒，才貌雙全，尚在待聘，聞得也到莊上做這過詩會。遂來稟知福王，正遇瑤華來請晚安，福王便問瑤華：「趙知府的女兒生得如何？你自然見過了。」瑤華聞之色喜，竭力攛掇。

這福王是個好色之徒，女兒勇縱，想來必是好的，遂令長史拿個名帖，請托許布政為媒。那許布政不敢有違，即與趙知府說知。不料趙知府以福王行為不好，再四推托。那福王連連催促，許布政又不敢直回，只得轉令同寅勸他應允，否則恐被尋事傷官。那趙知府被這些同寅圈住，無計奈何，只得允了。福王大喜，隨即下聘，四月初就要過門。趙知府以為太促，不能趕辦裝奩。福王傳語道：「裝奩宮中盡有，不必另辦。若他過意不去，叫他折了銀子過來，倒也兩便。」許布政傳下話去，趙知府料難違拗，只得依了。這裡為徐妃做了七七四十日天水陸道場，才出殯安葬，忙得這些人日夜無眠。才完喪事，又辦福王續立王妃的喜事，不消說又是瑤華內外料理。於是從修理寢宮辦起，事卻不少。瑤華又遷移在寢宮兩邊兩進桂花廳上歇宿。日間到寢宮來主持一切事務，到深夜才能回自己房中官寢，仍要早晚請安。

轉眼之間，已到吉期，宮中事務忙亂，那裡分撥得清，幸而瑤華從無礙子經理了些事，才不掣肘。直待結過了花燭，吃了夫妻夜膳，才算妥當。臨臥又去請了晚安，福王辭了，才回桂花廳來歇息。

再說那福王晚膳後到起更時，即促就寢，把個嬌滴滴的一位趙三姑，一陣狂風驟雨，弄得如萎花病鶴一般。次日不消說是謁廟見禮，一切禮節，逐件趕完了，其餘只有筵宴內外賀客，又忙了三兩天，才得了結。